六朝通鑑博議

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朝通鑑博議卷五

宋　李燾　撰

桓沖伐秦無功而還

寧康三年桓沖自求出外詔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自京口遷鎮姑孰既而苻堅寇涼州沖遣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陽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乗虚致

討以救涼乃表曰氐賊自并東胡類實繁而蜀漢寡弱西涼無備臣雖凡庸識乏武畧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西將軍臣豁參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詔答醜類違天比年縱肆詢于羣后敬從高算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豁卒遷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沖旣到江陵時苻堅強盛沖欲移

阻江南上疏移鎮上明堅遣其將苻融寇礬口鄧召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沖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奭畏懦不進序又為賊所擒沖深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將熙石越寇新野沖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

明

臣燾曰攻夷狄者不攻其盛而攻其衰其盛也養天下

之力以待之其衰也竭天下之力以趨之桓沖之用兵
蓋反乎此攻苻堅於方盛不知待其衰而後攻此其所
以無成也堅以百勝之威垂涎南方去歲之冬會羣臣
大議將為今秋南侵之計豈可以兵而輕犯之哉沖膺
晉朝方面之寄據兵上流聞北人之為是議也因益財
訓兵養其力以為本朝緩急之俟堅有淝水之敗則掃
荆楚之衆與謝安合而乘其弊苻堅腹背受敵其能支
乎顧沖輕而無謀何足以語此

謝玄破苻堅於淝水

太元三年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王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堅喜曰是吾志也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堅嘿然所幸張夫人諫曰衆雞夜鳴羣

犬哀嗥厩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
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
八年七月下詔大舉入寇甲子堅發長安戎卒
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是
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
壽陽克之秦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
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
而軍憚成不敢進秦王堅遣朱序來說石等以

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之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融

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陣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垂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融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及之融馳騎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

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
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走者聞
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
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
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
錫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
軍資珍寶不可勝計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
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

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丁亥石等

歸建康

臣燾曰智者不獨知人亦必有以知天蓋人可以力取可以智勝而智謀衆力所不能違者天而已況禮樂之地正朔所在天意眷佑不可與爭苻堅恃區區之衆欲以勝天其愚甚矣智如信勇如布威如莽天所不與終膏斧鉞況下於此者乎故王猛苻融丁寧為堅言之彼蓋知此者矣

謝安圍棊對捷書

見前段

臣燾曰兵畏敵者敗輕敵者勝畏敵則其氣怯輕敵則其氣勇勇怯之氣萌則勝負之形判矣晉自劉石首亂中原之人向之者破以桓温之雄三敗於狄況餘人乎苻堅以百萬之衆坐瞰吳江江左之人畏之如虎倉皇失色是士已怯矣以謝幼度之雅量而忘故步失本心是將已怯矣師未見敵將士皆怯為之謀主又無以鎮

之則上下失據恐勝負之決不待兩軍之交而後見矣故謝安石鎮之以安謀之以静其始也遊歴山川示之以不足畏其終也對客圍碁示之以不足喜所以激來人之心而使之不懼使江左之人知五胡之么麽不足芥蔕則始可用矣此安石之深謀也

謝玄欲自屯彭城朝議以征役既久令玄置戍而還

十一年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

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

臣燾曰治身者先治其心心治而神正神正則手足可運耳目可使而動作視聽各得其所故人之治身先治其心智者之治國先治其本彭城之在晉晉之本也固守彭城則伸縮進退可以自安而晉氏君臣沮怯不過棄其本而守其末姦逆乘之遂其顛沛惜夫

謝安秉苻氏之亂經畧中原

九年八月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兖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彭城九月彭城内史劉牢之進據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安上疏自求北征詔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十二月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丕懼遣參軍焦逵請救於玄玄乃遣劉牢之

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

饋之

臣燾曰兵速則氣銳銳則敢於戰久則氣怠怠則憚於

戰善用者則敢不善者則沮五胡亂晉江南之人時出

而攻之敗亡相繼銳氣勇心銷耗殆盡幸而天祐中華

苻秦自提百萬之衆投之淝水見草木之形狀足以變

秦王之色聞風鶴之聲唳足以破秦人之膽當此之時

晉人惟欲進秦人惟欲退此破竹之勢乘之不可失矣

而晉之君臣方且從容退避謝安則欲量移旋旆謝玄則欲出粟和寇劉牢之策馬過澗自沮其氣以失此機使司馬氏不克見中原之復而五胡之罪終世不討悲夫

劉裕平廣固擒慕容超

安帝隆安五年六月劉裕至東莞南燕主超遣公孫五樓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裕與燕兵戰於臨朐日向昃勝負未決裕遣胡藩及向

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超遁廣陵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城圍守之義熙六年二月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丁亥裕悉衆攻城四面急攻之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裕追獲之數以不降之

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超詣建康斬之（桓玄之亂敬宣嘗奔南燕後復歸晉）

臣燾曰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蓋以堅攻堅不能相折以瑕攻瑕不能相困不若以吾之有餘攻彼之不足則往無不利矣故秦常先攻韓漢先攻魏唐先攻薛仁杲使强傒大國以為吾之所攻者止於如此益以懈怠而吾得以益為富若管子可謂知兵若秦漢與唐可謂善兵東晉之末慕容氏有三齊之地而不

能用侮而取之此其時矣況三齊之國五家之良可以强兵魚鹽之利可以富國若乘其昏裂其地取其兵外足以慁秦魏内足以益吾之力如宋武可謂知所攻矣

劉裕既平姚泓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聞劉穆之卒遂還

十三年七月裕至陜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秦主泓使給事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田子撫慰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

擊秦兵大敗泓奔灞上辛丑裕至潼關王鎮惡
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乃身先
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兵不戰
而潰癸亥泓將妻子群臣詣鎮惡軍門請降鎮
惡以屬吏十一月裕始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
諸將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以報本
無託遂決意東還
臣燾曰天下之勢通則安離則危蜀之與洛據天下之

要害而有所以通之者其勢在秦晉氏自元海首禍天壤輿區淪為異域元帝獨得江左之地以續宗祖百年之間有志之士經畧西北不為無人亦嘗一得蜀三得洛而洛不能守者以無秦也迨宋武之起得蜀得齊得洛繼而得秦此天之所以福中國而成其混一之會武帝若能安守關中鎮撫餘民出其豪傑與之共守中保洛陽內藩朝廷外連氐羌以固巴蜀使吳得生養休息於其內以供軍用荊兗豫亦得以借秦之重而固守其

所首臂肘足迭相為用則雖關東隴北之版圖未盡歸於司空而天下大勢亦已定矣奈何席不暇煖舉千里之秦付之乳褓之兒兵未釋甲秦地已為它人有秦亡而洛次之秦洛既去吳蜀之藩籬遂寒矣其後雖發江淮之衆出青齊之甲倚荆蜀之援以爭天下而終不能與北抗者以其勢分而不能相為用也故英豪之人欲有事於天下宜先事秦

劉裕東還畱其子義眞守長安私命沈田子殺王

鎮惡自是諸將不和

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王修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為中兵參軍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惡之沈田子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

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十四年正月夏赫連璝至渭關中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俱出此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據關中反於是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斬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來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弘之大破赫連璝

臣熹曰智者能使才不智者則害之天下之才其不相

下久矣能均則相忌勢均則相戹區處條別各盡其用使不相害者主之能也故寇恂賈復之所以能佐漢者以光武能使之楊儀魏延之所以能佐蜀者以武侯能使之能使之則天下無廢才不能使之以至於迭相忌戹禍端既開又從而誅戮則其所以用之者乃所以害之爾宋氏以新造之業折衝禦侮如王修王鎮惡沈田子者凡有幾人繩之以禮法諭之以忠義使同心一力以衛社稷尚有乏才之嘆而況生其忌心開其禍門鬬

之使爭聚而殲之不亦悲夫故宋之不復北伐非無兵也無將也爪牙股肱之將盡於伐秦之舉矣而欲與人鬬得乎哉

赫連勃勃入長安長安不守

閏月夏主勃勃聞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買德曰關中形勢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勃勃乃帥其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勃勃自將大軍為後繼十

月勃勃進據咸陽十一月朱齡石至長安義真將
士貪縱大掠而東夏赫連璝率衆追義真傅弘
之繼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為王買
德所擒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得免
臣燾曰凡兵之道難成者勢易失者機方其將竭謀士
竭勇轉戰求勝以成其不敵之勢豈一日之蓄哉而機
會之間一有不謹以敗其勢於垂成特跬步之轉耳故
古之人於此焉常謹之晉自五胡亂華中國之人屬劒

槊躡弓矢盡精畢慮以復其大耻不爲一人代陂之役王龕不返山桑之戰殷浩不復位枋頭之師桓温不振旅皆中國之耻中國之人遂以戰鬬擊搏惟夷狄能之而不敢與爭方是時勢在五胡而中國之所不可敵庚氏弟兄謝氏父子選將士修器械厚積財鍛煉激發數十年之後而始有可用者宋武滅慕容三齊克譙縱於庸蜀殄盧循於交廣西執姚泓而定關中兵聲一振天下憚服當此之時中國之勢幾定矣五胡餘種惟關東

之拓跋隴北之赫連爾晉師之入關縮頸却立不敢出氣君臣聚議惟伺其轉足而圖之此機也固當審處而徐圖之耳奈何武帝舉金城之地付之無知之孩引兵遽還不復顧慮使赫連氏之接踵而取之失地亡將不能復出重消中國之氣益成夷狄之勢百年為之一旦敗之不亦惜夫昔者秦自穆公常雄諸侯爭割地以奉秦秦未嘗一日忘諸侯之憂無歲不用其師誠以其勢不可以弱也故古之人不慮於未成未成則危危則人

奮不慮於已成已成則安安則勢定爲將成之會安危之機智者之所嘗慮而武帝忽之惜夫

六朝通鑑博議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朝通鑑博議卷六

宋 李燾 撰

宋論

臣燾曰臣嘗謂宋武帝以英特之資鋭意征伐之事先定巴蜀乃鳴金鼙鼓驅江南之衆以與夷狄從事於中原義旗東舉則慕容出降天戈西指則姚泓就縛中國之氣至是亦以振矣故臣論六朝之君惟吳善守而武

帝善攻善守故曹氏雖强而不敢攻善攻故能因五胡之衰而撲滅之方武帝入關之初晉之遺民垂涕相賀魏兵雖衆翱翔河上不敢出迎其鋒其事亦可見也使劉穆之不死武帝無後顧之患得少留於中原震之以威名壓之以重勢狥三秦悦附之意因諸將戰勝之鋒以平殄北方之餘寇則拓跋之魏赫連之夏無復有遺種矣天下其有不混一乎雖武帝功未克就而能於元魏方盛之時摧燕誅秦挫其鋭氣使魏明元褫魄喪膽

落祈哀請和其子太武雖能盜其河南四鎮而瓜步之
役土不闢一廛兵不戍一城受辱於盱眙惶遽以歸非
武帝之餘烈預有以挫之則元魏回山倒海之勢必不
如是而止也若武帝初無征伐之功元魏先人舉事令
日并燕明日并秦又明日并夏并蜀先據天下之腹心
且居江南之上流至於太武兵臨瓜步則其為劉氏之
禍決不細矣裔夷不能陵中夏左衽不能衊衣冠雖江
南人謀之善抑亦彼蒼之陟鑒在焉故元魏方強而武

帝震揚兵威以逆折其鋒上天祐華之意昭昭如此及文帝窮兵黷武孝武明帝疑忌大臣宗室而武帝之業遂衰惜夫

王康守金墉城

臣燾曰民有怒心則可與之戰民有固志則可與之守若居無常守養無定業平居猶可共處緩急則皆四散雖有江山之形亦不足恃以為固故古之守者必先謀其所畱百姓之心使無反顧之念則雖有百萬之寇環

於城下不足憂矣是故善守者恃民不恃兵於草昧之世墾營畱難若皆恃兵以守又安得而給諸故以兵守者非守之妙也宋武之失在於專用鬬將以撫新附使恃力盡而城亡誠使武帝得如王康者數十人分守新邑鎮撫疲力與之耕桑共為死守而選賢將提重兵據要害以為之臂援則新復之地有不能守者乎

魏謀來伐崔浩以南人惟長守城當先掠地

武帝永初三年魏主聞高祖殂議發兵取洛陽

虎牢滑臺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兵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絶望南救彼必沿河東走則為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

臣燾曰兵以勢攻以氣守昔者秦嘗欲攻諸侯嘗欲和秦非能攻諸侯非不能守乘戰勝之威而勢在秦諸侯之氣已折而不敢敵故善用兵者作其勢以攻蓄其氣以守攻則使天下莫敢拒守則使天下莫敢窺此善之善也崔浩之言未覩攻守之妙也彼徒見夫殷浩褚裒之敗而苻氏之不能克襄陽以為南人長於守城野戰則不足憚而不知夫春秋之時吳楚遯其兵於諸侯邲之戰艾陵之戰黄池之爭齊晉之所不敢敵至於六朝

之際謝玄之所用以定三魏宋武之所用以平齊秦陳慶之所用以取三十二城卒至洛陽者皆江南之人也安可謂之不長於攻特永初之際王康以將懦攻則輒敗固圉其卒以守爾使有賢將能作吳楚剽悍之氣乘索虜之不備以爭中原又安往而不得志故弱敵而不戒禍莫甚焉使江南而有人則崔浩之言豈不為魏氏之深禍

魏人再取河南

臣燾曰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故攻城掠地所以來其民者易布德行惠所以畱其民者難秦之既亡金城之地劉項俱能取之究其所終歸于漢豈非所以畱之者有不同歟宋武帝以龍虎之姿有并吞五胡之意舉河南如拾芥而失之亦同棄梗得失之間何其易也蓋武帝知所以取之爾當其時百年之餘民望晉之心可謂深矣若於始至之日布德惠表忠良用賢守令鎮撫疲民以慰百年之望則雖有強暴之敵懷侵陵之

志慕義之人決未忍輕去中國也惜夫武帝之不知出
此
赫連定約伐魏魏主破定因寇河南
元嘉七年八月己丑夏主遣使求和約合滅魏
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
之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遥相招引以
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
皆莫敢先以此觀之儜兒情見不過欲固河自

守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鎮蒲坂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遂南遁丙子魏安頡拔洛陽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辛巳拔之

臣燾曰凡國交遠而攻近未有交虛而攻實者也遠交

所以害敵近攻所以利己昔秦嘗交齊趙攻韓魏齊趙足以害韓魏韓魏折而入於秦秦益以强此秦之所以為計也至於赫連定摧敗餘根而宋文與之連衡恃以破魏若為魏所破則吾之心先怯而敵之氣必怒以方怒之氣敵已怯之心不戰先敗夫交之本以害敵而適以怒之本以為利而反致害焉不亦惑乎

洛陽虎牢失守垣護之王仲德欲守滑臺到彥之棄城去青兖大擾

元嘉七年十一月到彦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
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
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
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
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運通士馬
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
受任之旨耶彦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
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敵去我猶

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奔胡陸青兗大擾

臣燾曰兩軍相持勝負未決一進一退國勢所繫不可不謹劉項之在京索曹袁之在官渡皆以十一之衆相持經年莫肯先退先退則其勢屈雖欲復振亦難為力

故古之人重其退到彦之掃江南之衆以與敵爭前軍
雖敗而中堅所統精卒重兵尚未損若棄釜破甑焚舟
并糧斷其回望而告之以無所歸置之死地并力一戰
未必不成功何遽走乎師未見敵曳兵而走自沮其勢
騷動内外驚懼遠邇棄甲於無用潰民於不戰是自為
敵攻也擇將不善禍一至此

殺檀道濟魏人大喜

文帝元嘉十一年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

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
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
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之
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勲
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
月固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
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黄門
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

炬（其呂切 火炬也）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
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臣燾曰士有所恃而後敢戰敵有所畏而後不敢拒敢者在我不敢者在敵未戰而勝負判矣蓋戰者卒也所恃以戰者將也知吾將之足恃而後士勇於戰故威名之將人主之所崇重也劉氏自滅秦之後爪牙股肱誅戮殆盡其所餘獨檀道濟耳尊崇任使以壯士卒之心銷敵人之氣用為攻守之基猶懼其不足而忍殺之乎

旣自壞其藩籬而謂長江大河可恃以不敗不知古之
守者守以人不專以地吳之存亡決於陸抗唐之安危
決於李勣蓋地無常勢强弱在人而其人安可不重
魏寇青兗冀三州何承天陳四策
二十三年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
何承天上表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兖
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餘家可悉徙
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居新

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
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
能登陴鼓譟足抗羣寇三萬矣三曰纂耦車牛
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
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
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
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
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

簳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臣燾曰古之君子敵國相持必為持久之計以待機會之來使兵動而不困民安而食不乏外不失所以養兵內不失所以為國然後可以有萬全之功曹操之謀天

下先由許洛司馬懿之謀吳先由淮泗諸葛亮之謀魏先由渭南先謀根本後謀攻守此策之上也六朝之際南北相持百年之敵兵出征討誠不可一舉而平若不先為根本之圖歲歲興師歲歲運糧如是不息國不待戰而危矣故何承天之計大佃積穀非惟進取之良規抑亦固守之長策

以皇子鎮彭城

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

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

以武陵王駿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臣燾曰事有所甚利聖人不顧有所甚害聖人不避非惑於利害也亦有所就而已人有所寳之器必使子弟守之勁兵重地天下所愛而聖人往往付之它人聖人之智豈不知此以為使子弟守之子弟而不才為敵人有不若使它人守之它人之才尚為吾有天下利害無全擇其多者而就之斯可矣當宋之初彭城之地水陸

要衝彼此所爭而必使幼子弱弟横居其任蓋其心以桓温蘇峻之禍為可慮也而不知義康之棄城辱甚於桓温義宣之内逼痛酷於蘇峻人心無常奚可預定委任忠賢不亦安乎

上議北伐羣臣固諫魏王分上書論和好之便

臣熹曰凡兵有餘而用不足則養威蓄鋭不見其形所以養也數出並出雷奔電掣所以用也養則人莫能測用則人莫能禦未有嘗養而輕用以虚耗其氣者昔越

踐之謀吳弔死振貧斂形匿迹二十二年不敢輕動吳隙既開一舉而夷之可謂知所養知所用矣當宋之初養威不動堅守其所猶有懼焉奈何遽然出兵見其不足之形於外使敵知吾不能為而無所憚吾之士知敵之不可當而有所畏以無所憚之衆臨有所畏之卒宜乎一鼓而南莫之能禦矣故古之善用兵者如養赤子日摩月撫以待其壯壯而後用於一舉一舉而勝再則銳三則有不可敵之勢一舉而敗再則疑疑則有不敢

戰之心不可與不敢之形見則雌雄分矣故古之人用兵謹於其始

蕭斌王玄謨引兵伐魏柳元景等克潼關逼虎牢聞玄謨敗乃還

元嘉二十七年春正月遣王玄謨沈慶之申坦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斌遣玄謨進攻滑臺隨王誕遣柳元景尹顯祖曾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將兵出弘農龐季明請入長安招合夷夏

又遣安戀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冬
十月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
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麾下
散亡畧盡十一月甲午克陜城龐法起等進攻
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
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
謨退敗魏軍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
臣壽曰兵有所不攻有所必攻兵强則攻敵之必救所

以擣其巢穴而為一舉之計兵寡則攻敵之不顧所以養吾之邊鄙以為攘奪之資如此則可與言攻矣當南北之相攻計劉氏之力一舉而未必能破魏得地未必能堅守不若并為一道竭力以事關中蓋關中者敵所不救吾所欲得關中在魏山河之外千里而爭河北空虛畏吾之擣其心腹故其救之也必輕而聞吾得關中則可以外連巴蜀秦蜀恥則吾之臂益强并力爭之則其赴之也必銳以輕救之衆當盡銳之師則王蕭之兵

必不空行不空反矣而不量力度德以數萬之師分為數道一處偏敗衆師皆攜是自敗之道也

六朝通鑑博議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朝通鑑博議卷七

宋　李燾　撰

魏主在瓜步遣使求和請婚江湛曰夷狄無親許之無益

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

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懟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觀望形勢募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槖駝負河北水自隨餉槖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田奇餉以珍羞異味得黄甘即噉之并大進酃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

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
民示結姻媛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
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
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
無益竟不成婚

臣燾曰兵者天下之所共惡強天下之所惡從一人之
所欲民必違之無民將誰與戰故古之謀其敵者必先
惡之於其民城濮之役楚欲戰而晉辭焉所以使民之

惡楚也楚是以敗邲之役晉欲戰而楚辭焉所以使民之惡晉也晉是以敗宋文河南之師父戰死于前子鬬死于後厭兵之心可謂甚矣魏人以偃兵息民之意來告於宋其誠與否雖未可必若不從焉則無厭之過將在文帝不如從之因其間合餘燼收遺民撫摩訓練其終能不變吾將何求如其自變則吾民必怒彼衆必懈以方怒之勢攻已懈之心則勝負不待戰而決文帝不行此道疾衆以爭曲在我矣其何以勝

魏主攻盱眙不克退走

二十八年春正月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城一夕而成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内繫以彄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下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

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病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入淮又勅救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魏主燒攻具退走十一月青齊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大恐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辛酉以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

臣熹曰南北分立幾三百年地土之形廣狹不齊人民之性勇怯不一南之不能抗北五尺童子皆明見之矣北人三用其兵於南三大敗焉以曹公之智困於赤壁

苻堅之盛敗於淝水佛狸之勇走於瓜步其勝負之理幾不可以勢論以為上流得失勝負所在者是一論也水土之性有所不同者是一論也攻守之技各有所長者是一論也是皆言其勢而未達其理臣以為師欲恐故理欲直使吾無所慊於敵而敵有所愧於其衆曲直之理一分勝負之形自見故曹公懷吞漢之意二袁二劉張繡呂布天下雄俊禽滅殆盡又復舉兵臨江意欲并臣孫劉無厭之心其孰能忍江南君臣寧有戰爾而

不為之下吳人一怒孫劉齊奮而操不得不走矣是雖據上流之勢割長江之半而何足以勝吳司馬劉氏雖微弱不振而禮義之主正朔所在四方萬里所共尊仰苻堅佛狸恃其犬羊之衆欲盡臣南北之民中國而無人則可矣使其稍有知識誰忍甘為左衽故江左之人或戰或守共出死力所不敢辭晉宋一怒士民俱憤而秦魏不得不敗矣雖使雜兩淮之衆持久攻之具而何足以勝晉宋故彼此之辭異而曹困於孫華夷之義分

而秦敗於晉魏屈於宋三者之敗非敗於兵而敗於理
故欲戰者先申其理以怒其士晉避楚師非弱也懼楚
人之怒耳漢數羽罪非强也欲漢民之怒爾士以氣怒
方可與戰蓋所以戰者氣也理直則氣奮曲則氣沮理
有所屈衆何足恃而土地之廣狹人民之强弱又何足
言區區焉求之於末其或未之思云臣因瓜步之戰所
以備論其理

魏人瓜步之役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殺掠無

餘

二十八年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卽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臣燾曰古人并天下者必有勝天下之計將良士勇所當必破非上兵也轉戰終日闢地千里非上兵也此不足以勝天下固也勝天下有道傾其敵而已傾其敵有道反其政而已故君猶水也水因地而制流君因敵以制政使吾之善日聞敵之惡日著則勝負之意當有所在故劉項之相持袁曹之相敵項專為暴而劉專為義袁專為亂而曹專為整而天下卒皆歸於劉曹故彼所不為我所必為此所以勝天下矣當南北分裂之時北

敵雖強大羊之性尚未革也兵鋒所過屠戮殆盡豈人之所忍為此殆天所以資劉氏而使之為討文帝固當反其所為用齊項越踐之策以撫摩其人民而擇大臣如羊祜祖逖者以鎮撫其邊鄙布德惠行忠信使遠人欣之如此數年愚將見宋臣之憤惟恐上之猒兵而河南北之餘民憂王師之不出也而文帝不行此道糜爛其民疾戰以爭所行之事與索虜無大相過者政均而勢不敵宜乎反為人之所勝也

江南白丁輕進易退

見前段

臣燾曰古之善用兵者能移民之性而用之五方之性怯勇不齊而善用者能使之為一秦人勁晉人悍當輕用之吳人脆蜀人懦當重用之昔者武侯之用蜀用以法孫權之用吳用以將為節制之師不動如山攻掠如火故對魏而蜀人不敗遷潘呂之徒將如龍虎士有所恃故對魏而吳人不敗移吳蜀之人為秦晉之性兵家

之用至此而後神矣宋文當攘奪之際用輕脆之衆而欲爭勝負於中原其所用之將何人哉提不教之卒坐作不齊進退不一將怯而士亂以當秦晉之鋒喪師不亦宜乎

上攻河南劉興祖謀欲長驅中山直擣心腹上意存河南不從

元嘉二十八年三月上聞魏世祖殂復謀北伐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

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將領之直入其心腹云云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

臣燾曰為國之道知攻者強知守者安備敵之所不必攻空勞其民與不守同得吾之所不能守自耗其兵與不攻同南北相持之際河北固不可攻蓋其地遠雖攻而得之必不得守河南亦不可攻蓋其地平雖得之而守之必不固劉氏父子欲爭難守河南再舉再敗猶不知悔復圖進取可謂不知所攻矣而劉興祖為之謀欲長驅中山直擣心腹不知當時之兵力能遂一舉掃清河朔乎如其未能雖得中山聚兵積糧前有堅敵後有

繼援其能久存乎以秦人之强不能越韓以取綱壽以
元魏之盛不能越淮而取鍾離況新造之國而可以輕
議人之腹心乎文帝之攻河南固爲失矣而興祖之計
亦未爲得也其君臣之謀如此乖繆將何以圖人
蕭思話再伐魏無功而還
秋八月諸軍攻碻磝治三道張永等當東道申
坦等當西道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
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

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句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乏食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

臣燾曰國小而數用兵禍莫大焉中人之家有十金之産而欲與萬金之子較其智術人皆知其必敗蓋其力未足以充其所為而輕與人爭是自困也南北之時較

江南之兵不居北之一較江南之地不居北之五以五
一之地十一之兵養威積力十年而後動必勝而後舉
猶懼其不能全焉可輕用之以僥倖其或成故文帝在
位不三十年而七用其民一取秦三取周四取魏屢舉
而屢敗故文帝之計是自攻之道也
孝武惡荆江揚强大遂分之三州因此虛耗
武帝孝建元年初晉民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
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

爲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强大故欲分之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太傅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旣有見成浦大容舫於事爲便上從之旣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復請合二州上不許

臣燾曰治國如治身心腸四體將養調治緩急各自有序人失其序則疾生之國失其序則亂生之古之人蓋憒焉是故漢都關中而重梁唐都關中而重鳳翔舉七國之衆不足以敵梁舉天下之衆不足以敵關中此漢之所以處鳳翔之勢足以蔽唐之西門京師之府兵足以制天下之藩鎮此唐之所以處勢也內外重輕各有其體此其所以能有天下晉氏南遷以揚州為腹心荊江為臂肘積貨財聚甲兵使之常重勢當然也當無事

之時使强藩悍將内有所畏當有事之際使腹心屏翰外有所恃此實經久不易之道而劉氏父子偷目前之利破長久之規文帝虛内事外而江州之文武罷武帝强支弱幹而荆揚之勢分其後明帝之亂會稽遂為賊境而朝廷所保僅百餘年齊之末蕭氏弟兄亦欲聯郢雍以圖天下虛心腹肥支體遂為後世深患可不戒夫

薛安都常珍奇等降魏遂失淮西四州及淮北之地魏慕容白曜又攻陷三齊

太宗泰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
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
太守商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欲
示威淮北命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
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
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寇為患方
深考之國計尤宜馴養上不從安都聞大兵北
上懼遣使乞降於魏皆請兵自救魏遣尉元孔

伯恭出東道救彭城西河公石張窮奇出西道
救垂𩔖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彭城幾陷而
元使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永絕其糧道三年
永等棄城夜遁元邀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永
等於吕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永
與沈攸之僅以身免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
示之曰我愧卿甚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
西之地二月無鹽常忻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

不附於魏魏遣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為之繼援白曜至無鹽中夜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城果潰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麋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

臣燾曰天下之大一人之身也臂指壯股肱良而心腹

得安得爲之慮宋高祖南向而王雖江揚千里之地以爲心腹而亦恃青齊兩淮臂肘相用有以救吾之急而爲敵之後虞安危之地在於此矣孝武君能計上世之事順武文之迹並建親賢以守要害則雖有強暴之敵尚未有窺覦之患也而乃不信忠臣不親宗族以地與賊使爲亂階者其任使非也明帝立又不悟忘山海之量較臣子之短既不能弱又不能強兩淮三齊相次淪胥斬刈臂肘棄以予人頭足離落塊然獨處所以不死

或有待爾其救敗非也江揚之勢遂弱而不振者是二

主之罪也

沈攸之既敗於吕梁上又遣擊彭城攸之固執以

為不可上怒強遣之魏人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

瘃墮膝行者悉還之以沮其氣攸之又敗

三年五月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

之以為淮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使

者七返上怒強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兖

州刺史將兵北出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

臣燾曰將以戰敗而怯者庸將也輕於用敗兵重於用勝兵者賢將也常人之情挫則氣折敗軍之卒不可復用惟賢者為能激其敗而使之怒忿然有不能平之心則勃然有不可已之氣乘其氣而用之可以當十為將

至此而後可以為善用兵馮異常敗於赤眉吴漢常敗於公孫述皆能因之以有成功蓋知所以激之耳沈攸之君乘吕梁之敗收合餘燼激厲士卒斷髮損冠以圖勝敗則前日之敗未必有不為今日之勝而救齊之命堅不欲行其志已折矣既而敵有俘馘之遺而三軍喪氣上下之心先已怯矣其何以戰再敗不亦宜乎

魏將慕容白曜取青兾之地

四年五月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

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為下客給惡衣蔬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臣燾曰地有遠而不可棄近而不必取非識天下之勢

者不足與論此昔者秦棄韓而先取蜀漢棄匈奴而先
取西域有欲利之心不爭於市而爭於野此固衆人之
所不識蓋資富强益形勢爲不可棄非智者固不能知
當南北之際青齊之在建康土地迂遠形勢僻左或得
或失若不足與於存亡宋武勤身殘民百戰而取之其
意必有所見以爲之蓋以爲三齊富彊裂其地足以肥
國分其衆足以益兵天下無事可以搖幽冀由此以守
則守可固由此以攻則攻可必此吳之左臂明帝斷以

與敵無甚痛惜不知身之孤立而不能與人鬭也

齊論

臣燾曰高祖以豪傑之資擁江淮之阻君臣固守而拒北人當開國之始命良將守壽春因時制變堰水灌敵齊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北人之兵破敗困折不敢復進當此之時上下一心有意乎固守以待天命矣既而無故交兵遂妄開邊隙是猶有攻敵之志也以創業之君不為一定之計以遺子孫宜乎後世之不振延及海陵

內有相謀不暇外侮而敵人拱手視之義不敢近以此
益知正朔之國天意所同雖使國內無政猶或陰為佑
助不使虵豕之衆得輕肆毒於南也明帝承基雖材非
上聖而其佐四朝歷內外其彼我之勢亦備知之矣當
即位之初魏之孝文遷都用師自任己意君臣相圖父
子自亂此可以出而乘之齊人熟視不知所為可謂不
知攻矣使元魏無能觀兵於沔取其五都齊師閉壁而
不可出可謂不知守矣既不能攻又不能守天啓魏衰

自吐欲和之言齊若屈已先求於魏魏必欣然從之而吾得以休息於內而又不能和以緩敵齊之無謀可謂甚矣至於後世棄要害之地內之於敵又無足論嗚呼善觀國者不觀其强弱觀其所以用之者何如爾能用其强則强而不折能用其弱則弱而不危昔者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越王之與吳漢祖之與項羽其初若屈終復能振蓋其當時之謀遵養時晦以待天命驕敵之志而去其備息民之力而養其全待機會之來而

用之故能有成功齊之初雖若不振苟能屈志以紓敵
養民以待時因江淮之險固用荆楚之剽悍行於天下
何遽不若人哉惟其攻守之不當和戰之失宜故比之
前代為衰弱焉
魏寇壽陽鍾離垣崇祖擊破之
建元二年正月魏將薛道標引兵趣壽陽上使
劉懷慰作薛淵書以招道標魏人聞之召道標
還使懷郡王嘉代之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寇

壽陽將戰袒西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乃於城西北堰淝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魏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肩輿上城晡時決堰水下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臣燾曰兵有氣機有地知氣之機可以戰知地之機可以守兵不必多地不必廣能使之必勝者用其機而已當齊之初造而索虜侵擾謀奪我要害之地謀為我腹心之病其除之故不可緩而當時勢力出兵逆戰則衆寡不敵分兵守城則氣勢不合故垣崇祖因水之勢利而用之用力少成功多不勞而走敵可謂能用其機矣

六朝通鑑博議卷七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牟　焜